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三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

內則第十二之二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
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

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
使人受五十異粢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
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

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衾冒死而後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為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

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根知良反紃古交反紃其鳩反本又作衿冒亡報反
煖乃管反朝直遙反下同珍從之從才用反又如字
與音預下同齊側皆反衰七
回反冔況甫反縞古老反

正義鄭氏康成日記王制有此 孔氏穎達日記者
重錄之後人因而不加慎疑不敢刪易也

通論陸氏佃曰王制主國故先言養國老於上庠後
言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內則主
家故先言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後
言養國老於上庠主家以言故無所謂少而無父者
謂之孤一節主國以言故無所謂曾子曰孝子之養
老也一節主家也故言不從政狹主國也故言不從

政廣所謂家事有以異於國乎無也故內則終之以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一節所謂國事者有以
異於家乎無也故王制終之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
鴈行一節 朱氏申曰瞽亦如之以廢疾者亦非人
不養也

案朱子謂此篇古經而王制漢作是王制采此篇入
之也注已前見故此不具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

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
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
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樂音洛下同
養羊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犬馬盡然賤喻貴也 孔氏穎達

曰此因上陳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飲食忠
養是孝子事親之身終也恐人謂孝子事親至親身
終故解言父母雖沒終竟孝子之身而行孝道與親
在無異至於父母所愛敬犬馬之屬盡須愛敬況於

父母所愛敬之人乎 方氏慤曰忠不欺其親也養之以忠則足以養其志矣 陳氏澂曰忠養以上是終父母之身愛所愛敬所敬則終孝子之身也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

其禮皆有惇史

有音又
惇音敦

正義鄭氏康成曰憲法也養之為法其德行有讀為又又從之求善言以施行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

而不切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五帝三王養老之禮

五帝養老法其德行三王非但法其德行又從求乞
善言養氣體而不乞言者覆說上五帝憲之法老人
有善德行則記錄之使衆人法則為惇厚之史三王
既法德行又乞善言德行善言皆記之為惇史皆者
皆三代也 呂氏祖謙曰年之貴乎天下久矣五帝
三王皆尊德尚齒然五帝時風氣未開人情惇厚朝
夕與老者親炙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觀感

不言之際三王不及五帝所以有乞言之禮氣味稍薄矣 張氏怡曰有善則記之所重在惇厚之德也故曰惇史三王乞言亦不專恃言微具此禮耳所重亦在惇厚之德故亦有惇史

案五帝雖不乞言而老者有善言則記之故史為惇史所重在憲德也三王則有乞言矣然其乞也重煩老人酬答不懇其必言故史亦為惇史所重原不在言也或曰古人求言必拜此殺其拜跪之禮使老人

安逸亦通

淳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

淳之純反熬五羔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淳沃也熬亦煎也沃煎成之以為名孔氏穎達曰自此至為酏論養老須飲食如養親之事明八珍之饌并明羞豆糝饗之等淳熬八珍內一珍之名陸稻陸地之稻以陸稻孰之為飯煎醢使熬加於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漬曰淳熬

淳母煎醢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

母依注音模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母讀曰模

孔疏母是禁止之辭非膳羞之體故讀模

模

象也作此象淳熬

孔氏穎達曰淳母法象淳熬而

為之食飯也謂以黍米為飯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

故不言陸

炮取豚若將剗之剗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為稻粉糲漉之以為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

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

后調之以醯醢

炮步交反將讀牂子郎反割苦圭反剗音枯編必縣反又步典反萑音九苴子

餘反擘必麥反去起呂反鼉章善反糴息酒反又相流反洩所九反鑊户郭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炮者以塗燒之為名也將當為牂

牂牡羊也

孔疏以經云取豚若將則將是豚類割剗故知將當為牂聲相近又字體相似割剗

博異語也

孔疏案易云士刲羊又云刲木為舟意同而語異

謹當為謹聲之

誤也

孔疏謹非泥塗之物聲相近故為堽也

堽塗塗有穰草也

孔疏用之炮豚

須相黏著故知塗有穰草

鼉謂皮肉之上魄莫也糴洩亦博異語

也。搔讀與滫瀡之滫同。薺脯謂煮豚若羊於小鼎中。

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去皽則解析其肉，使薄如

為脯然，唯豚全耳。

孔疏案周禮封人有毛炮之豚，豚形小，故知全體周禮鄭注云毛炮。

豚者燭去其毛而炮之。豚既毛炮，則此牂或亦毛炮。案疏豚全有証，牂解究無証，蓋炮之時豚全牂亦

全及為脯則牂解豚亦解也。

豚羊入鼎三日，乃內醯醢可食也。

孔氏穎達曰：萑，亂草也；苴，裹也。編連亂草以裹匝豚

牂，裹之既畢，塗之。擘謂擘去乾塗也。手既擘，泥不淨

其肉又熱，故濯手摩之，去其皽膜滅沒也。小鼎盛膏

煎熬豚腠膏必沒此豚腠也大鑊盛湯以小鼎之香
脯入於大鑊湯中鑊中之湯無得沒此小鼎若湯沒
鼎恐湯入鼎中令食壞也毋絕火者欲令用火微熱
勢不絕也

存異陸氏佃曰將讀如字若將刲之猶如麋執之先
儒謂獻麋有成禮如之也為稻粉以下一節釋為稻
粉之法

案下言付豚不言付腠似將字不必讀腠但若將二

字究無著不如依注讀牂也為稻粉皆緣豚牂而設
故經云以付豚陸謂另作一節非矣蓋經下言豚不
言牂者省文也

擣珍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胾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
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鼂柔其肉

胾音每徐亡代反餌音二本或作鼂下句

鼂作餌

正義鄭氏康成曰胾脊側肉也

孔疏脊側肉美今擣以為珍宜取美處

捶擣之也餌筋腱也

孔疏鼂為皮膜則餌為筋腱即筋之類

柔之為汁

和也汁和亦醢醢與

孔疏上炮豚炮牂調以醢醢下漬亦食之以醢若醢故知擣珍

和亦醢醢

陳氏澔曰與牛若一謂與牛肉之多寡均也

反捶之又側捶之去其筋餌既熟乃去其皽膜而柔之以醢醢陸氏佃曰異言牛大牲也

案羊麋鹿麇小牛大不能相稱言或以羊與牛或以鹿與牛二物相稱合擣之必用牛者牛土畜補益最多故也

存異陸氏佃曰此言擣珍則上所謂淳熬等物非珍

也周官珍用八物即此牛羊麋鹿麇豕狗狼是與餌
讀如合以為餌煎之之餌言去其餌則當以物為餌
孰之可知

案周禮膳夫珍用八物不詳其名鄭注以此淳熬淳
母炮豚炮牂燾珍漬熬肝膏實之呂原明謂炮不宜
分益之以糝固本經所有陸氏所云八物亦非本經
所無與注疏並存可也但以經言燾珍而謂上淳熬
等物非珍後又謂淳亦珍則自相矛盾須知牛羊麋

鹿等八者其物也其所以為珍則在乎淳熬淳母炮
擣八者之精耳至於餌字援下合以為餌則去字如
何解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
而食之以醢若醢醢湛子潛反直蔭反
又將鵠反期音暮

正義鄭氏康成曰湛亦漬也 陸氏佃曰期朝謂周
一朝 陳氏澔曰絕其理橫斷其文理也

為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

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麇皆如牛

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灑所買反

鹽音艷又如字乾而食一本無而食之三字濡音儒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熬於火上為之也今之火脯似矣

欲濡欲乾人自由也醢或為醢孔氏穎達曰作熬

之法於牛如上所陳若施設於羊亦如牛也食熬之

時唯人所欲若欲得濡肉則以水潤澤而煎之以醢

也

通論方氏慤曰曲禮言濡肉齒決盖由製造之異故食之不得不異也

總論鄭氏康成曰此七者周禮八珍其一肝膋是也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周禮糝食也

孔疏周禮醢人羞豆之食配食糝食

故云然

孔氏穎達曰三如一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

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

通論陸氏佃曰三如一不異言牛同是三牲之一施之也

肝膋取狗肝一臠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焦其膋不蓼

音臠

蒙焦又作焦子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膋腸間脂舉或為巨孔氏穎達曰舉皆也謂炙膋皆焦也陸氏佃曰上言養老繼之以此文王世子所謂養老之珍具也

通論呂氏希哲曰上八者所謂珍用八物也據正文

淳熬也淳母也炮也擣珍也漬也熬也糝也肝腎也
注疏非是

存異陸氏佃曰珍用八物其為品六一擣二漬三熬
四糝五肝腎六醢言為熬在上為醢在下熬隆於用
火也周官糝食即此糝醢食即此醢三相參為糝所
謂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是也兩相差池為醢
所謂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為醢是也然則淳熬淳
母所謂糝餌粉餐是與其謂之淳亦珍也然進於珍

凡物以淳為珍

案周官珍用八物原未詳名鄭注既以淳熬至肝膋當之而此經忽雜糝一節於肝膋之上呂陸諸人遂有異同致成聚訟案朱子明言此數節疑有脫誤則安知糝非原在肝膋之下與醢為類而誤錄在肝膋之上乎況本文原無八珍字面亦何容嘵嘵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鄭意八珍一淳熬二淳母三四炮豚若牂五擣珍六漬七熬八肝膋記文不次故肝膋

在糝下

取稻米舉糝漉之小切狼臄膏以與稻米為醅

醅讀為餐之然

反又之善反

正義鄭氏衆曰為醅以酒醅與稻米為餅 鄭氏康

成曰狼臄膏臄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餐矣

孔疏

似漢時膏餐以煎稻米鄭舉時事以說之

此周禮醅食也此醅當從餐

孔疏

以醅是粥非是膏煎稻米故改醅從餐也

案醅是粥不可為豆實後鄭既破醅為餐仍以為醅

食醢字從酒則先鄭所謂餅即後鄭所謂餐也

總論朱子曰內則一篇文理密察法度精詳見古先
聖王所以厚人倫美教化者無所不用其全某疑中
間似有難看處如飯黍稷粱止大夫於閣三士於
坵一二節與上下文似不相蒙豈特載此因以著夫
貴賤品節之差邪又凡養老止玄衣而養老一節疑
王制之重出不然亦豈先王之成法因子事父母而
達之天下以及人之老哉又曾子曰一節雖承上章

養老之文而云然此篇既曰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
兆民則是古昔盛時朝廷所下教命恐不應引到曾
子之言疑是他簡脫誤在此又凡養老五帝憲至皆
有惇史一節疑錯簡恐或當在上文玄衣而養老之
下又淳熬止以與稻米為醢一節亦疑錯簡恐或當
屬上文冬宜鮮羽膳膏羶及雉兔皆有芼之下自此
外數節上下井井有條獨此未易曉暢

案此篇依朱子說分析屬之極順若曾子曰一節則

謂承上養老之文者得之蓋此篇雖多古經亦必曾
予之徒所錄故因記師說以明之其首云后王降德
亦記者語見此所錄皆古王者之教耳不必定是朝
廷所下教命也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
宮固門閤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閤音
昏

正義鄭氏康成曰閤掌守中門之禁也寺掌內人之
禁令也孔氏穎達曰自此至當夕論夫婦男女及

內外之別又明妾與適妻尊卑相降之等 劉氏彝

曰男子居外女子居內各正其德業易曰閑有家閑以防之於細微之初 方氏慤曰國之本在家故禮始於謹夫婦易基乾坤詩首關雎皆始於謹夫婦之意也

男女不同梳样不敢縣於夫之揮梳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湑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褥器而藏之少事

長賤事貴咸如之

梳同样以支反样音嫁縣音元揮音輝笥息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竿謂之槌揮杙也

孔疏爾雅檝謂之杙在牆謂之

揮郭璞云植曰揮橫曰槌同類之物也

夫不在斂枕篋等藏之不敢褻

也咸皆也

陸氏佃曰枕有篋簟席有褥皆器而藏

之黃氏震曰夫不在謂夫出也此斂藏之事凡少

事長賤事貴皆如之吳氏澄曰夫婦得相親者且

如此則非夫婦者其明微厚別又當何如

夫婦之禮惟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
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緹笄總角拂

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

莫敢當夕

間徐去聲皇如字與音預齊爭皆反下皆同澣音浣

正義鄭氏康成曰及猶至也夫婦七十同藏無間衰

老無嫌也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閉房不復出御矣

此御謂侍夜勸息也將御者其往如朝也角字衍拂

髦或為繆髮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人貴賤

不可以無禮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辟女君之御

日也

孔疏此謂卿大夫以下故注云女君

孔氏穎達曰夫婦唯至七

十同處居藏無所閒別若未七十婦雖六十以下則
猶閒居妾五十不御則妻雖五十以上猶得與也妾
恆避女君之御日非但不敢當女君之御日猶不敢
當夕而往故詩小星云肅肅宵征夙夜在公 方氏
慤曰將御者必齊漱澣者所以致潔敬也妾御莫敢
當夕者所以避上僭之嫌也 朱氏申曰年未五十
尚能孕育五日一御所以廣傳嗣之道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

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

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

孔疏周禮九嬪鄭注云御女之

法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望後反之夫人姪娣早於兩媵故先大夫一妻二妾則三日御徧士一妻一妾則二日御徧妾恆避女君之御日即自當御猶不敢當一夕見星往還

陸氏佃曰鬢用

組乃笄又曰鬢笄用桑長四寸角非衍字總角拂髦女未笄之飾今服以御言若未足以當君子也故邦君之妻自稱曰小童 吳氏澄曰夫婦七十同藏則

不敢藏於夫之篋笥蓋年未七十者

案周禮無夫人惟言九嬪世婦女御皆不言數曲禮
言天子有后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妻有妾公侯有
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皆不言數惟昏義后立六宮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與王之三公
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相配鄭氏據此謂周
特設百二十女官與夏之男官相配又據其數以分
進御之日考白虎通義謂天子諸侯皆娶於三國九

女法地之九州又言天子娶於四國十二女法天之
十二月則天子之所御者九嬪止矣周官有六卿無
三公蓋三公三孤不必備大約六卿兼之則三夫人
亦不必備必德尊望重外則命公侯之夫人為之內
或九嬪兼之世婦內亦或九嬪兼之如六卿之兼三
孤外則命卿大夫之妻兼之故周禮春官有世婦曰
每宮卿二人大夫四人所謂世婦命於奠醯者內世
婦其他則皆從男子者外世婦則內世婦之無定數

更可知矣若女御則后嬪進御之日以給使令故曰
掌叙御於王之燕寢初非王所當御也若君私幸之
則如衛州吁曰嬖人之子不得與所娶三國姪娣所
生之子同非如鄭氏之說也 又案女子年十五即

未許嫁亦笄矣豈有既嫁當御而猶總角者陸謂服
以御謬吳氏割首二句屬上章亦謬盖此藏字乃寢
息之意與上藏字迴別觀敬姜於禮老而愈嚴豈有
七十即廢男女內外之辨而衣服可藏於夫之篋笥

者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見賢遍反下同
姆音茂一音母

復扶又反
齊側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

孔疏夫正寢在

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旁作有感動也夫齊不入若始時使人

問也

孔疏今雖動作以齊故亦使人問之

弧者示有事於武帨者事人

之佩巾表男女也負之謂抱之而使向前也男射始

有事也

孔氏穎達曰以下論國君至庶人生子之

禮此一節未生至始生及月辰謂生月之辰初朔之

日也生子不於夫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者以

正寢燕寢尊故也

輔氏廣曰側室是妾之常居夫

使人日再問之者愛而不失於狎敬而不失於疏妻不敢見雖病不敢忘禮使姆衣服而對雖遽不敢失

禮 陳氏澔曰姆女師也

通論方氏慤曰古之人重男女之別非特見於弧帨而已男則寢於床之尊女則寢於地之卑其衣之也男以晝服之裳女以夜服之裼其弄之也男以所有事之璋女以所有事之瓦

存異孔氏穎達曰妻居側室則妾亦當然故春秋傳云趙有側室曰穿是妾之子也 陸氏佃曰言衣服則姆代服其服以對與

案妻常居適室妾常居側室此只月辰所遷耳疏引左傳反混姆衣服而對亦謂姆整潔其衣乃對以示敬耳非謂姆可服夫人內子之服也 又案青史氏

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

案賈氏新

書作

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

案銅謂律管

太宰持升

案新書作

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著龜而御堂下

案此將卜名

諸官皆

以其職御於門內比三月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升

不敢煎調曰不敢以待

案新書作侍

王太子賈誼新書曰

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

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為王太子劉向列女傳曰婦

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蹠

案蹠跛同

不食邪味割不

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

令瞽誦詩道正事三條可補記文之缺備錄之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
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

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

大夫之妾使食子

接方如字鄭音捷齊側皆反朝直遙反射天地食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詩之言承也

孔疏詩含神霧云詩者持也以手維持則

承奉之義謂以手承下而抱負之氏誥曰儀禮尸酢主人詩懷之亦承義

陳桑弧蓬矢本

太古也

孔疏桑與蓬皆質素之物

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保保

母保受乃負之代士也醴當為禮聲之誤也禮以一

獻之禮賜之束帛酬之以幣也

孔疏約士昏禮禮賓酬幣之法此士負子

故還用士禮

士妻大夫之妾時自有子使之

孔疏使其食子須有乳汁

故知時自
有子者

孔氏穎達曰此論國君世子生及三日

負子及食之法 劉氏彝曰男子生必卜求吉士負

之以行接子之禮俾射人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者

明傳先王之道承祖父之付必有德政以達天地四

方是假桑蓬以申其志焉 方氏慤曰卜士負子既

得吉卜然後宿齊朝服敬之至也保受乃負之蓋士

之負子特為斯須之禮而已 陳氏澔曰宰宰夫也

掌具掌其設禮之具也 輔氏廣曰醴士而不及射

人士負我者也射人我所使也固不可同矣諸母則
擇之乳母則卜之者豈非性情之發尚猶可見而氣
血之相宜有不可知者邪 徐氏師曾曰士卑故言
妻大夫稍尊故止言妾

通論孔氏穎達曰射禮唯四矢者謂天地非射事所
及唯禦四方故止四矢 皇氏侃曰士之妻大夫之
妾隨課用一人

案此止乳食之故止一
人若師保則有三母

桓六年左傳

云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妾文畧也 方

氏慤曰桑非弓榦之上者蓬非矢材之勁者取用之
見有其志未備其事而成人有漸也 陸氏佃曰嬰
兒多類乳母食母豈可不擇哉

存疑鄭氏康成曰接讀為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
虛強氣 又曰食子不使君妾適妾有敵義不相褻
以勞辱事也 案適妾不可解且妾則何敵義之有 王氏肅曰以大牢

接待夫人 劉氏彝曰接者繼續之謂諸侯有宗廟
社稷人民傳付非輕夫人始生世子有繼續之道故

接引其子俾有立志 陸氏佃曰醴讀如字醴以禮

之冠禮曰乃醴賓一獻之禮

案士冠禮注亦以醴為禮

案接即下接子非接夫人鄭王皆誤也劉謂繼續則止可言諸侯世子與下凡接子統大夫士言相碍陸謂禮之以醴於義可通但即禮之以酒亦未嘗不可一獻也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接子擇日三日之內尊卑必皆

選其吉焉冢子天子世子也

孔疏下云國君世子大牢既別言國君世子故

知此冢子謂天子世子也

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

孔疏恐冢

子之名唯施天子世子故云通於下知者以下云其非冢子明庶人大夫士等皆有其號

用特豚

四者皆謂長子非冢子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子天

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庶人猶特豚也

孔疏士特

豚則庶人全應無牲今以禮窮與士同故云猶特豚

陸氏佃曰曰國君世子

大牢為其接以大牢同於王冢子也是以盛言之盡

其辭焉耳且推國君而遠之使不偏上也又以著自庶人積隆至是窮矣蓋禮窮則同也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論國君以下至庶人以上接子牲牢之異并適庶不同

通論孔氏穎達曰此三日接子之禮牲牢如此若三月名子之時則與此異故下文云具視朔食

案接子即上三日始負此又言擇日者或離生日數之或并生日數之擇其吉者朱子曰或記異聞也孔

謂三日負子之後又擇日似誤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正義鄭氏康成曰異為孺子室於宮中者特埽一處以處之諸母衆妾也可者傳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

孔疏師慈保各有其事故知上士妻但乳食之

此人君養子之禮

也他人無事不往為兒精氣微弱將驚動也 孔氏

穎達曰此諸侯選擇諸母及養子之法 劉氏彝曰

寬則容德固多裕則臨事不撓慈則仁性豐盈惠則
恩意浹洽溫則言動粹和良則心意純淑恭則容止
必莊敬則誠明不散具此八善而加之以畏慎將之
以寡言婦人之全德也然後可以為子之師焉若夫
愛子以德時其志意體其寒溫察其好惡相其寢興
順其長育者慈母之職也保護其身衛養其氣時其

衣服節其飲食侍其寢寐防其疾苦而專司負之者
保母之職也 方氏慤曰諸母與曲禮不漱裳之諸
母同擇於諸母將使之為子師也雖非諸母而其德
如下所言可以為師者亦擇之故曰與可者

通論孔氏穎達曰士不具三母大夫以上則具故喪
服小功章君子為庶母慈已者鄭注獨言慈母舉中
以見上下是知大夫有三母也 劉氏彝曰世子國
之根本弗正厥始終戕其性矣弗淑其習烏能正厥

性俾近於聖賢哉 吳氏澄曰慈母子之傳也子方
生而三母已具師傅保之職也及其長則有少師少
傅少保之官焉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
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
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
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楮立東面

鬻丁果反徐大
果反鄉去聲楮

音 睂

正義鄭氏康成曰髻所遺髮也夾凶曰角

孔疏凶是首腦之上

縫故說文云十其字象小兒腦不合也夾凶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剪

午達曰羈

孔疏儀禮

注云一從一橫曰午今女翦髮留其頂上從橫各一相交通達

貴人大夫以上也由

自也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如養禮明卿大夫以下名子

之法側室亦南嚮故有阼階西階

方氏慤曰角則

耦羈則奇取陰陽之相須也或男左而女右取陰陽之相類也陳氏澣曰嚴氏云夾凶曰角兩髻也午

達曰羈三髻也 徐氏師曾曰大夫以上特為新衣

命士以下亦皆浣衣以致潔也具視朔食以示豐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夫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

孔疏上文妻將

生子居側室至此三月之末未有妻出之文則恆在側室

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

見妾子於內寢辟人君也 孔氏穎達曰但卿大夫

之室唯有東房妻抱子出東房與夫相對

辨正孔氏穎達曰文雖據大夫士天子諸侯亦當然也

案妾以子見父於側室宜也若妾見子於內寢而妻見子反於側室可乎疑此是妻之正寢妻先復已正寢待於房文不具耳故下適寢是往夫之燕寢存異徐氏師曾曰楹棟下橫木俗謂之楹枋

案鄉射禮記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注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楹前曰廡賈疏中脊為棟棟前一架為楹楹前接檐為廡則棟為中脊楹乃中脊前後二架之橫棟名朱子釋宮所謂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

架曰楣也徐氏棟下橫木之說大誤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
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

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

相息亮反咳戶才反
還音旋辯音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某妻姓若言姜氏也祇敬也或作

振欽亦敬也帥循也欽有帥言教之敬使有循也執

右手明將授之事也記猶識也識夫之言使有成也

師子師也後告諸母名成於尊也適寢復夫之燕寢

案此亦入御而不言御尊妻不敢褻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母以子見

父及父名子妻遂適寢之事傳母在母之前而相佐

其辭孺稚也夫對妻言訖以一手執子右手以一手

承子之咳而名之

方氏慤曰孩子咳之則笑故謂之咳陳氏澔曰說文咳小兒笑聲

父作咳聲笑容以示慈愛矣如方說則咳屬子如陳說則咳屬父但父引子額

案如孔疏則咳當作額

父作笑聲而子亦笑其義通也或曰使之啼笑聽其聲即知其性情善惡而後名之

妻對夫言

訖遂左嚮迴還轉身西南以子授師也諸婦謂同族

卑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

方氏慤曰左還授

師順陽道也 陸氏佃曰夫曰敬有帥妻曰敬有成
帥之者父道成之者母道也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
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
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

辯音徧養
羊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宰謂屬吏也春秋書桓六年九月

丁卯子同生

孔疏此據卿大夫以下而引春秋者欲證明子生年月日之事四閭為

族族百家也閭胥中士一人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

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皆有屬吏

孔疏皆周禮地官文閭之屬吏則有

閭史州之屬吏則有州史也

獻猶言也夫入已見子入室也

案妻已適

寢夫遂入寢同牢而食

其與妻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

孔疏案士

昏禮婦盥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大夫以上則無文以下妾生子見子之禮如始入室知此養禮如始入室養舅姑之禮

孔氏穎達曰此卿大夫以

下故以名徧告同宗諸男若諸侯則不告也諸男舉其卑者卑者尚告則告諸父可知書名而藏之謂以

簡策書子名而藏之家之書府州伯則州長也州府是州長之府藏 彭氏汝礪曰如養禮敬妻之有所出而能不負乎始饋之初意亦示將有為人舅姑之端也

餘論陸氏佃曰據此閭有府史州亦有府史而周官不言閭胥州長鄉遂之官也其府史胥徒王以委之自辟與 黃氏乾行曰命名即告州閭使藏諸府將俟其長而就閭塾也以承教訓以受征役以稽德行

以應賓興皆始於是古法如此安有時過後學老壯不均冒年冒籍如後世之弊哉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
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朝直遙反鄉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諸侯夫人朝於君次而祿衣也

孔疏既在路寢與君同著朝服則是以禮見君合服展衣注云祿衣者謂子見訖則當進入君寢侍御於君故服進御之服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人君見世子之禮前

文卿大夫妻見適子之時既有父執右手咳而名之
及戒告之辭其文既具故於見世子之禮畧而不言
其實世子亦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也 陳氏澔
曰諸侯朝服玄端素裳夫人亦如之者亦朝服也
彭氏汝礪曰君沐浴朝服重世嗣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凡子生皆就側室 陸氏佃曰不
言三月之末嫌緩不言執其右手咳而名之嫌慢皆
非所以言世子故也上下比義可知

案賈誼新書曰帝見世子朝服升自阼階上西鄉妃抱世子自房出帝執禮稱辭命世子曰授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三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大史以告大祝大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大史出以告大宰大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以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名記有國君世子生無天子世子生亦錄之以補其闕又案君世子見於君之路寢庶子見於側室則

君之子非妾出者見於君之適寢可知又此篇文重在適庶之辨不特妾子名庶子即同適出而非長亦謂之適子庶子而其禮不得同於適矣以適有繼世之責故特命之曰欽有帥若執右手則示之事咳之則示之愛人無不有事子無不愛者不嫌同也賈誼言天子之妃見世子亦親抱而諸侯世子乃世婦抱者避天子也大夫不世無嫌故妻親抱之非特以不抱尊夫人也若服則孔疏展衣為是既見子而入御

易祿衣何難孔知其非而不駁疏例不駁注也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適丁

歷反
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外寢君燕寢也

案后六寢在內王六寢在外諸侯寢

在外夫人寢在內此云外者對夫人之寢言非對側室言也若專就王寢言則又燕寢內路寢外無

辭辭者謂欽有帥記有成也 孔氏穎達曰見適子

庶子威儀依循初世子之法但無戒敕之辭 彭氏

汝礪曰適子庶子者適夫人所生次子適子親弟也

專言適子者君夫人所生適長子專言庶子者妾所
生撫首謂以手撫循其頭也

通論方氏慤曰適子庶子止見於外寢則世子見於
路寢可知

存異鄭氏康成曰此適子謂世子弟庶子妾子也

孔氏穎達曰適子見於外寢庶子則見於側室但撫
首咳名無辭之事同故連文云見於外寢其實庶子
見於側室也妾之見子不得與夫人同當與卿大夫

之妻見適子同

案見子之禮世子於路寢適庶子於燕寢庶子於內
寢升降秩然又此經蒙上文妻生子而來其為夫人
之子可知鄭氏謂此適子為世子弟是矣謂庶子為
妾子非也蓋連言適者異之乎妾子也又言庶者異
之乎世子也若曰適之庶子云耳若此庶子果為妾
子則下公庶子一條為重出矣孔氏謂撫首咳名無
辭之事同因連文云見於外寢以斡旋鄭注然有君

賜名之衆子使有司名之即咳名之事亦不得從同也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以日月不以國終使易諱不敢

與世子同名尊世子也先世子生亦勿為改

孔疏春秋衛襄

公名惡其大夫有齊惡齊惡先衛侯生與衛侯同名故鄭知先生者不改也

杜氏預曰

隱疾隱痛疾患不名避不祥也

通論馬氏晞孟曰臣先世子生名不改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從來也為臣而與君同名則特稱字而已 陸氏佃曰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正也其又致曲則不以山川曲禮是也其又加詳焉則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幣春秋是也凡所謂不以名子者國君之禮也故春秋傳曰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

廢二山

存疑鄭氏康成曰隱疾諱衣中之疾難為醫也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
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

餽遂入御

齊側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內寢適妻寢也禮謂已見子夫食

而使獨餽也

孔疏尋常夫食之後衆妾共餽今以其生子故使之特餽也

如始入

室始來嫁時妾餽夫婦之餘亦如之

孔疏昏禮夫婦同牢之後媵餽

夫餘御餽婦餘若妾初嫁來夫既見子可以御此謂婦共食此妾特餽今亦如之也

大夫士之妾也凡妾稱夫曰君

孔疏妾賤故謂夫為君

孔氏

穎達曰此論大夫妾生子之禮異於適子之法也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以其稱內故知是適妻寢也妻見子遂適夫寢未即進御後夫入食如養禮乃進御此云見子遂入御言其異正妻也輔氏廣曰妾生子而禮之如始入室特餽以寵

之然其分不可得而易也 彭氏汝礪曰日一問不及妻之再問也漱澣夙齊敬其事也

通論陸氏佃曰此言漱澣夙齊下言沐浴朝服相備也

案妻寢曰內寢則上外寢為夫寢可知妾所常居在適妻寢房側室故於生子不容復言側室且曰見於內寢明乎所居之非寢不與妻同也 又案漱澣夙齊經不言何人以下公庶子準之則其妾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擯者傅姆之屬也有司臣有事者也孔氏穎達曰此明君庶子生及三月見父異於世子之禮陸氏佃曰庶子言就側室則世子不就側室可知其母沐浴朝服則君不沐浴朝服可知

存疑鄭氏康成曰人君尊雖妾不抱子有賜於君有

恩惠也

孔疏君偏所愛幸則君自名其子

存異孔氏穎達曰前文已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異於世子今此更重出者以前文庶子與適子連文恐事事皆同適子故以此經特見庶子之法案前注云凡子生皆就側室今特云庶子就側室者舉庶子則世子可知

案就側室妾常居側室故就而見之與及月辰居側室者異也大夫之庶子猶見於內寢公庶子并不得於內寢而於側室者大夫卑適庶子猶相近君尊適

庶子相去遠也諸侯庶子父在生母無服大夫父在為母大功義亦如此 又案天子之妃曰后其世子

親抱之帝曰授太祖太宗社稷於子諸侯世子見君不言授社稷於子諸侯社稷聽命於王非所敢專則夫人不親抱世子避王也大夫士妻抱子卑無嫌也鄭謂諸侯尊雖妾不抱子不教之驕惰歟又內官不過九御其秩賜有常如外官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之例四命以下未賜故有賜不賜之異而孔釋為君偏

愛幸不且以淫破義以私亂法乎恐不可訓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夫雖辟之至問妻及見子之禮同也庶人或無妾孔氏穎達曰此論庶人之禮庶人無側室故夫出辟之若有側室則妻在側室夫自居正寢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

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

孔疏適子既在其孫猶為庶孫

無所傳重故與見庶子同

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

孔疏

所生適子其父既卒則適孫與長子相似當有辭也

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孫見祖之禮卿大夫以下之事

父之於子有傳重之事故有告戒之辭今孫見於祖而隔於父故無辭也應氏鏞曰辭者夫婦所以相授受也祖尊故有其禮而無其辭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

之妻自養其子

食音嗣下
食母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
出歸其家劬勞也君有以勞賜之大夫之子食母選
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士之妻賤不敢使人
孔氏穎達曰此論國君以下及大夫士適妻養子
之人尊卑有別 陳氏澣曰子三年則免懷抱故食
者出還其家見於公宮而告辭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上時掌反
適丁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已食未食急正緩庶之義也 朱

子曰旬謂十日也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 張氏

怡曰未朝食而見冢子重之也執其右手示將授以事也適庶子則朝食後見示稍後也不執手但拊循其首而已

存異鄭氏康成曰旬當為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

時生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

孔疏雖見有先後同是未食之

前故云均而見

既見乃食辟人君也天子諸侯尊別世子雖

同母禮則異矣

孔疏知冢子以下為天子諸侯禮者以上文適庶均見是大夫士禮此有

食前食後之不同故知是天子諸侯也未與后夫人禮食先見冢子是急既禮食乃見適子庶子是緩其

禮異

陸氏佃曰言子既見之後凡旬一見也

應氏

鏞曰子固以禮見於父父則欲時時見之又不可瀆故每旬而一見之若庶人則簡畧易通故不必以旬而見彭氏汝礪曰三月名子自諸侯及庶人之所

同三日接子諸侯之所獨蓋諸侯備禮而易行士與大夫禮未必備則或待旬焉

辨正朱子曰此說疑鄭失之承記大夫禮而又別其冢適庶子之異同冢子之禮仍與前章同唯適子庶子為異耳

案此一節通論命士大夫之見子及冢子適庶之別以補前義本文明言自命士以上不應冢子以下忽及天子諸侯也鄭謂適庶子同見以生先後見之則

庶子先生反先適子而見矣同見無別先後倒置聖人適庶之辨必不然也朱子謂見子或早不待三月彭氏謂接子或遲不及三日則接與見二禮本文言見不言接彭恐非也陸應之說益瑣而拘矣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顰革女顰絲食

上如字下音嗣唯於癸反顰步干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俞然也孔氏穎達曰此論男女自幼少教之之事方氏慤曰教以右手取其強男

女所同 彭氏汝礪曰同於言而唯直俞婉同於帶而革勁絲柔則男女之異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

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

孔疏言男女鞶囊之外更有繒帛之物緣而飾之疑而未

定故稱與詩云垂帶而厲紀子帛名裂繻字異意同

辨正陳氏祥道曰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革帶也春秋傳所謂鞶厲大帶也易言鞶帶揚子言鞶帨以至許慎服虔杜預皆以鞶為帶特鄭

氏以男鞶革為盛悅之囊誤也詩言垂帶而厲毛萇
杜預皆以厲為帶之垂者特鄭氏以而厲為如裂亦
誤

總論王氏圻曰自此至篇末總言教子之禮以見古
人男女莫不有教且其教之常預而有漸如此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
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
日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師

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後胡豆反數去聲數日之數上聲襦又作儒袴苦故反肄

以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方名東西也

案數謂十百千萬方謂上下前後南北東

西凡物皆有名於身耳目手足於人父母兄弟以及器用鳥獸草木皆是

不同席共食蚤

其別也教之讓示以廉恥也數日朔望與六甲也外

傳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為襦袴為太溫傷陰氣也

陳氏

選曰亦以防奢也

禮帥初遵習先日所為也

孔疏行禮動作皆帥循初日所

為肄習諒信也請習簡謂所書篇數請習信謂應對

之言

方氏慤曰必請乃習不敢專也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尚左手

論教男子從幼及長居官至致事之事學幼儀者從

朝至夕學幼少奉侍長者之儀 方氏慤曰書周官

保氏六書

案周官保氏鄭注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

計即九數

案周官注

九數者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贏不足方程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

以數必計

多寡故又謂之計焉

通論方氏慤曰經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行之
出入固欲其讓也曰衽席之上讓而坐下觴酒豆肉

讓而受惡則坐與飲食又欲其讓由是推之則無所
往而不讓矣出就外傳曾子問所謂古者男子外有
傅是矣自學書計而下皆就外傳所學之事朝夕學
幼儀者至此乃可責以事長之禮若昧爽而朝日入
而夕之類 陸氏佃曰十年以後有學無教 馬氏
晞孟曰以奇乘耦剛柔雜比以相成曰文以始一二
而生之至無窮故曰字以可以記事故曰書文言其
形字言其法書言其用 輔氏廣曰襦袴下服不用

帛然則上服猶用帛也禮帥初者前已教之遜讓禮之端也朝夕學幼儀者則至是不容有暇也有暇則又請習簡諒矣

案尚書大傳言年十三入小學白虎通義言八歲入小學此言十年就外傳貴賤異與傳聞異與或原有不必拘者與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

不出

冠古亂反衣於既反行如字又丁孟反弟音悌

正義鄭氏康成曰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

熊氏安生

曰勺用篇文舞之小者象用于戈武舞之小者

案

朱子言勺即酌也酌之詩言於鑠王師似勺為武矣先儒謂惟清之詩為象似象為文矣禮言下管象左傳言象箭南籥象吹以管而舞以籥則勺之為武未可定而象之非

武斷可知也 成童十五以上

孔疏以年尚幼故習小舞

大夏樂

之文武備者

孔疏大夏禹樂禪代之後干戈之前故文武備

內而不出謂為

人謀慮也

孔氏穎達曰二十成人血氣強盛無慮

傷損故可以衣裘帛博學不教者謂廣博學問不可

為師教人內而不出者蘊畜其德在內而不得出言

為人謀慮

程氏復心曰射有五

案周官注五射者白矢參連剡注襄

尺井儀

御有五

案周官注五御者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程子曰

舞中節射中鵠御中度皆誠也童而習之不特精其

藝亦可以養其誠

張子曰古者教童子先以舞者

欲柔其體也心下則氣和氣和則體柔教胄子必以

樂欲其體和也學者志則欲立體則欲和方氏慤

曰惇行孝弟前之教讓學幼儀孝弟之道已知之至

此惇而行之期於熟也

通論程子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故未嘗有
不入學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擇其秀者入大學不可
教者歸之於農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進退
揖讓之序至於閭里鄉黨之間如三百五篇之類人
人諷誦要之莫非止於禮義之言十三又使之舞象
然則雖未能深知義理興起於詩其心固已善矣
案禮有六吉凶軍賓嘉而不別言之者冠昏喪祭鄉

相見士皆有之即宗廟會同願為小相未嘗不可習其禮軍亦於田獵習之也前已言始教之讓禮帥初學幼儀而此云始學禮者既成人乃有事於鄉國之通禮也樂兼聲容歌詩習舞皆於平日講究至於臨用則必因其時地而後施之故無荒謬僭越之患大夏為六樂之一文武具備於既冠後所宜學者非必朱干玉戚而後可舞也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

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

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

孫音遜
去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

疏孔

二十丁壯受其田土供給
征役韓詩說三十受兵

方猶常也無方言學無常

在志所好也孫順於友視其所志也物猶事也方物

言常事也服官政統一官之政也七十致其事於君

而告老左手陽也孔氏穎達曰四十壯而仕言年

壯仕官行其常事無所謙遜出其謀計發其思慮以

為國也 張子曰博學無方猶知類通達 朱子曰

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方猶
對也比方以窮理 方氏慤曰有室則有父道焉理
男事者父道也孫有自卑之意書曰惟學遜志所取
之友有賢否則所存之志有遠近故以遜友而視其
志也事人之道有合則有否故有從必有去合否在
彼有命存焉從去在我不有義存焉 輔氏廣曰博學
不教內而不出獨善而已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則善

足以及人矣 王氏圻曰四十始仕為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五十為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也四十而始仕不躁進也七十必致仕不固位也中間三十年盡力於王事不負所學也

餘論程子曰古之為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始仕中間二十五年有事於學又無利可趨則其志可知此所以成德故古之人必四十乃仕然後志定業成後世立法自童稚即有汲汲利祿之誘何由向善

案三十而博學無方先王育才之深使之久而成四十始仕先王用才之嚴不使躁於進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

助奠

婉紆晚反婉音晚又音萬枲思里反繭古典反紵女金反紃音巡共音恭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出恆居內也婉謂言語也婉之

言媚也媚謂容貌也

孔疏案九嬪注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婉婦功絲枲則婉

婉合為婦容鄭以此上下備其四德以婉為婦言婉為婦容聽從為婦順執麻枲以為婦功案鄭注周

禮以婉婉為婦容此又分婉為婦言祭義言婉容婉
非言也能言教之愈婦言已在其前矣則周禮注為
當存此以備
糾條也
孔疏紉為繒帛組糾俱條也薄闊為組似繩者為糾觀於
一義可也

祭祀以下當及女時而知
孔疏未嫁之前於廟外觀納酒漿六者於神坐故云

及女
時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右手論女子自幼及嫁

為女事之禮
方氏慤曰聽則有所受從則無所違

皆女德也執麻枲績事也治絲繭蠶事也織以機紉
以箴組綬屬凡此皆學女事以共衣服之用也觀於
祭祀則欲其習熟是事故也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凡女拜尚右手

正義鄭氏康成曰十五而笄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則笄有故謂父母之喪聘問也妻之言齊也以禮聘問則得與夫敵體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奔或為衞右手陰也 方氏慤曰笄者婦人首飾盖成人之服也夫男子冠則有成人之禮女子笄則當許

嫁之時矣聘言由彼而問此奔言自此而趨彼

案有故不特女遭父母喪也男親迎有吉日而舅姑
死致命女氏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亦二十三而嫁也
通論方氏慤曰嫁止於二十娶必至於三十者陰以
少為美陽以壯為強故也然經亦舉其大畧耳故王
氏謂二十而不嫁則非禮男子三十而娶四十而仕
推此可知 黃氏震曰朱子周禮九擗辨惟稽首頓
首為手引頭至地三曰空首則頭至手不至地矣九

曰肅拜最輕但俯下手軍中拜及婦人拜也案古者
席地而坐以手引頭屈伏向地即為拜其勢易也是
古之拜與今之拜不同軍中有介冑婦人有首飾皆
不可俯伏故但俯手謂之肅拜

總論張氏怡曰男教之陽德服男事女教之陰德習
女儀盡天下男女夫婦而曲成之此先王所以降德
於兆民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王心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王心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四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一

玉藻第十三之一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玉藻者以其
記天子服冕之事也冕之旒以藻紃爲之貫玉爲
飾此於別錄屬通論

通論范氏鍾曰玉藻一篇巨細兼舉文若不類然
錯綜而觀固雜而不越也天子受命於天羣臣受



命於君身者天下之本元首又身之本寃以莊其
首服以章其身祭極敬朝極辨各有常儀一飲食
一言動各有常度及天時少愆遽爲之變禮深自
抑損故涖卜之嚴齋車之式所以敬天也居寢有
常風雷必變所以畏天也將適公所齋戒沐浴事
君如事天惟能事上斯能臨下矣君子者通上下
而言之也鳴玉搢笏比德之意雖同然隆殺屈伸
理一而分殊矣自侍坐之始至禮成而退中間賜

食餼食賜爵受爵醬齊之授尊罍之設皆有節法
冠一也而品彙有差服一也而名制有別動容周
旋於禮之中行有環佩之音車有鸞和之聲禮之
所興衆之所治外朝濟濟矣而內之命服皆有章
百僚師師矣而童子之飾亦有節黻核之微而少
長賓主無敢慢賜獻之頃而車馬服食不敢輕交
際會盟各有攸當愛親事上而命呼門閥之必謹
君大夫士而步武几席之必中曲務細行無一物

不在禮此禮義所以養人之欲也凡行容以下乃
總結上文條目舉凡言例必汲汲於廟與朝蓋先
立乎其大者餘可槩見也舉踵行坐莫非足容拱
揖秉持莫非手容稱謂擯詔莫非言容其言曲而
中其事肆而隱其委蛇繁密略與少儀曲禮相似
而玉藻闕深矣

案玉藻者特取首二字以名篇耳其義固不止此
劉向別錄與曲禮少儀並屬制度得之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藻本又作璫音早旒力求

反邃雖醉反深也延如字又作緹卷音袞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先王之服也

孔疏司服云享雜先王則袞冕

采曰藻

孔疏藻謂雜采之絲繩以貫於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也

天子以五采藻

爲旒旒有十二

孔疏前後各十二旒

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

後而垂也

孔疏十二旒在前後垂而深邃以延覆冕上也

天子齊肩

孔疏旒十有二

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言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旒數垂而長短爲差

延冕上覆也

孔疏以三十升布染

之爲玄覆於板上相著爲一弁師注延冕之覆在上是也

玄表纁裏

孔疏周禮三八爲纁四八

爲朱朱纁同類

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

孔疏卷謂卷曲畫此龍形卷曲於衣

以祭宗廟司服及覲禮卷皆作袞

周氏謂曰十二者天之數變化

者天之道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龍袞體天道也則天數體天道然後爲可以祭然服有六冕止於五内大裘而外袞衣則雖祭天可也特以其對玄端而祭故龍袞爲祭先王而玄端爲祭先君 陳氏祥道曰表之玄也地道之所以升裏之朱也天道之所以降聖

人南面而聽天下方而昂之以象其升於北圓而俛之以象其降於南乃其所也然名之曰冕象其與萬物交者爲主故也 方氏慤曰冕必旒所以蔽明而示內視也後亦設之者有戒慎乎其所不覩之意旒以十二爲節惟天子爲能備天數也 馬氏晞孟曰冕之爲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俛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察之則深邃

通論賈氏公彥曰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以此言

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則天子升降俱有諸侯直
有降龍而已此據衣服若諸侯建旂則畫交龍升降
俱有 馬氏晞孟曰冕止於五則大裘而冕與袞冕
一矣蓋祀昊天則大裘而加冕享先王則服袞而已
周官於祀昊天不言袞則用袞可知也記於龍袞言
以祭不言所祭則昊天先王可知也先儒有云大裘
無袞而其冕無旒不知何據 馬氏端臨曰冕無旒
者乃一命之服蓋子男之國爲大夫者服之其秩至

卑以天子祀天之冕而下同於子男之大夫乎 楊
氏復曰祀天祀先王皆十二旒旒十二玉祀先公驚
冕則九旒旒十二玉祀四望山川毳冕則七旒旒十
二玉體有輕重則縹旒有隆殺惟祀天祀先王皆致
其隆不容有所輕重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食無樂一節總論天子祭
廟朝日及日視朝并饌食牲牢酒醴及動作之事并
明凶年貶降之禮

案冕五則服亦五天子服五陽也王后服六陰也周
禮天子無六服名鄭氏加以大裘故謂之六其實冬
內必用裘夏內必用葛司裘言爲大裘以共王祀天
之服司服言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總言冬至
祭天必服大裘而加衮服耳非以大裘別爲一服也
立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

端鄭讀冕
馬如字下

諸侯立端同朝
直遙反下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皆爲

國門也

孔疏朝事儀云帥諸侯朝日於東郊故知東門是國城東門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故

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

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

孔疏考工記云夏后

氏世室注云謂宗廟殷人重屋注云謂正寢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又周書亦云宗

廟路寢明

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

堂其制同

焉

孔疏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也

卒

事反宿路寢亦如之

孔疏亦如明堂每月異所

方氏慤曰日生

於東故朝日於東門之外日月合於朔陰陽交於南

故聽朔於南門之外即明堂是也必曰門之外者亦

猶迎氣之於郊與

通論孔氏穎達曰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論語告朔之餼羊是也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於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於廟是也張子曰據玉藻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告朔之處告祖

而行 馬氏晞孟曰覲禮天子拜日於東門之外祀
日於南門之外祀月於北門之外祭日於東祭月於
西然朝日非不於南不載於記夕月非不於西不見
於覲禮日陽也以始事爲功而主於東月陰也以終
事爲功而主於北故也 又曰告朔告於廟聽朔聽
其事天子告朔於廟明其受之於祖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端當爲冕字之誤也

孔疏凡衣服皮弁尊次以

諸侯之朝服次以玄端案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

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
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
玄衣而冕冕

服之下 孔氏穎達曰案宗伯實柴祀日月星辰則

日月爲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尚質故也 方氏

慤曰經有曰玄冕有曰玄冠何也蓋玄端者祭服燕

服之總名衣玄衣而加玄冕則爲祭服衣玄衣而加

玄冠則爲燕服或冠冕通謂之端玄端而朝日則是

加玄冕者也玄端而居則是加玄冠者也 馬氏晞

孟曰周之朝日王搢大圭執鎮圭而圭之藻藉有五

采五就乘大輅載大旗而旗之象有日月交龍其壇曰
王宮其燎則實柴其牲幣則尚赤其樂則黃鍾大呂
雲門而與祀天神上帝者大槩同矣服不以袞冕而
以齊燕之玄端祀羣小祀之玄冕豈禮所謂稱也國
語曰天子大采朝日虞以大采爲五色之繅藉而其
服則袞其說是也然記稱朝日以玄端蓋非周禮也
鄭氏易玄端以玄冕誤會周禮也

案玄端以方幅爲名朝祭之服亦然其別者不畫則

止謂之端畫則曰袞曰鷩曰毳曰希曰玄而無端名此記言玄端鄭氏由下皮弁視朝推之而以爲冕然朝日爲中祭不應服祭羣小祀之玄冕故又疑玄端朝日非周禮謂鄭不當改端爲冕方氏又即鄭說而小變之以爲玄端而加玄冕則亦鄭說耳或又謂玄端即指有畫者言以爲玄端即袞冕此與周禮言袞言鷩之例不符要惟鄭孔爲近似但朝日玄冕究未敢安特並存之以備考云

存異鄭氏康成曰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

以文王武王

孔疏以告朔禮略故用特牛月令每月云其帝其神故知皆告以在明堂中故

知配以文武或以武王配五神於下非也

案天子聽朔於明堂告朔亦必於廟則告朔時其帝及神不與也且明堂饗帝配以文王故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不與也鄭氏創其說而孔氏附之非矣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

闔胡獵反扉音非

正義鄭氏康成曰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

中還處路寢門終月

孔疏案太史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竟一月

所聽之事於一日耳其餘日則居燕寢也

孔氏穎達曰閏非常月無恒

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聽朔於明堂門反居路寢門

通論孔氏穎達曰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

案闔門當依鄭注爲明堂門中無疑但聽朔於明堂者暫而一月之事非可卒辦故注又云還處路寢門

終月還處亦謂聽事於寢門之中非寢於寢門之中也周官六寢惟小寢五爲休息之所五寢以時分不以月分則閏月何嘗無所繫之時乎闔左扉何也蓋月令明堂凡孟月居左而季月居右義取乎天之左旋耳至閏月則前月之氣已過後月之氣方來故闔左以送前月開右以迎後月禮之時爲大而順次之者固當如是非獨爲左陽而右陰也路門布政之門聽朔於明堂而闔左扉還處於路門而亦必闔左扉

矣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奏而食日少牢朔月

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醢

餽音俊大音泰醢以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餽食朝之餘也奏奏樂也上水水

爲上餘其次之孔氏穎達曰天子既著皮弁視朝

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敬養身體至日中之時還著

皮弁而餽朝之餘食餽尚奏樂即朝食奏樂可知也

月朔禮大故加用大牢周禮大司樂云王大食令奏

鐘鼓 方氏慤曰以朝服而食不敢慢於所養也日
中餽朝之餘不敢厚於所養也奏而食周官膳夫掌
王之食飲以樂侑食所以和其心志而助氣體之養
也日少牢朔月大牢所以爲豐儉之節且重朔故也
前於朔言聽此於朝言視聽主有所受於上視主有
所明於下味以淡爲本上水則貴本故也 周氏譖
曰皮弁之服白布衣積素以爲裳弁用皮者貴自然
也衣白而裳素者貴其潔且明也

餘論陸氏佃曰日中言奏而食則夕食不以樂侑然猶祭也故曰夕深衣祭牢肉周官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楚語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其舉謂朔月月半以盛者言之鼎十二物不必皆大牢也禮君無故不殺牛則王雖尊不應日殺牛天子言飲諸侯言俎簋飲養陽氣食養陰氣也

案凡殺牲盛饌即曰舉周禮日舉即此日少牢也楚語舉以大牢即此朔月大牢也又此五飲皆常飲也

故於六飲去涼醴涼者冰水夏暑飲之非常飲也醴
酸亦醴之類非常飲也而加酒以酒養人氣血可常
飲也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

聲之上下

瞽音古上
時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子服玄端燕居也左史右史其

書春秋尚書其存者

孔疏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當
左史所書左陽陽主動尚書記

言語之事故以當右史
所書右陰陰主靜也

瞽樂人也

孔疏御侍也
以瞽人侍側

幾猶

察也察其哀樂

孔疏政和則樂聲樂政酷則樂聲哀察其哀樂防君之失

通論孔氏穎達曰周禮五史無左史右史之名襄二十五年傳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是記動作之事則大史爲左史也僖二十八年傳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言語之事故爲右史酒誥云矧大史友內史友鄭注掌記言記行是內史記言大史記行也此論正法若其有闕則得交相攝代春秋之時特置左史右史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

楚左史倚相是也藝文志及六藝論云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與此正反 陳氏祥道曰古者端衣或施之於冕或施之於冠樂記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此施之於冕者也冠禮冠者玄端緇布冠既冠易服服玄冠玄端內則子事父母冠綏纓端韞紳公西華曰端章甫以至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晏平仲端委以立於虎門此施之於冠者也盖玄端齊服也諸侯與士以爲祭服玉藻玄端以祭特牲冠玄端是也大夫士以

爲私朝之服玉藻朝玄端是也天子至士亦以爲燕服玉藻天子卒食玄端而居內則事父母端韞是也然則端衣所用固不一矣陸氏佃曰諸侯言夕深衣舉輕天子言卒食玄端而居舉重互相挾則天子夕亦深衣諸侯卒食亦玄端而居左史右史諸侯亦應如此諸侯言行或愧於書天子言幾聲諸侯言定體善言卜幾聲精矣

存異陳氏祥道曰周官典同言高聲硯下聲肆正聲

緩則所謂中聲者一適於正緩而已蓋樂以中聲爲本而一上一下非所以爲中也古者神瞽考中聲以作樂蓋本諸此然則御瞽察樂有不以中聲爲量乎上非中下亦非中御瞽在所幾焉若夫不上不下而要宿於中則中和之紀於是乎在尚何幾察爲哉

案周官對正聲而言故高下俱失其正若謂上下則幾而中聲即可不幾則神瞽之所考者謂何陳氏之論似是而非且此記特辨其哀樂以知政之得失耳

與中聲之義又有別矣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正義鄭氏康成曰自貶損也 孔氏穎達曰周禮司

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

鄭注大札疫病也大荒饑饉也大裁水火也

此天

子諸侯罪已之義

通論孔氏穎達曰素服者謂素衣故下文諸侯年不順成君衣布與此互文也其臣下助君禱請之時乃素故司服玄端素端注云爲札荒有所禱請也 馬

氏晞孟曰順在氣成在物不順則逆而水旱至焉不成則虧而饑饉至焉周官司服大荒素服大司徒荒政蕃樂大司樂大凶弛縣雜記凶年乘駕馬皆憂以天下故也

總論范氏鍾曰自天子玉藻止食無樂此天子之儀十二天數也旒必象焉變化天道也龍卷象焉尊祖配天以是而祭可以對越上帝來格祖考矣東者日之所出向明而治閏必變而從時皆天道也皮弁以

食順以質也餽食之餘自損挹也日少牢崇儉也朔月大牢敬始也朔言聽受命於天也朝言視中正以觀天下也五飲水之爲上原本而反始也燕居而齊服戒謹恐懼於不睹不聞也言動有書表儀天下也幾聲以察治忽聲音與政通惟樂不可以僞爲也年不順成遽自貶損憂以天下也一衣服飲食動作起居雍雍肅肅周旋中禮矣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

日視朝於內朝

裨裨支反
大音泰

正義鄭氏康成曰玄端祭先君也

孔疏與上天子龍卷以祭其文相類

故知祭先君也鄭注王制玄衣養老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之朝服天子諸侯以朱爲裳上士

以玄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則名玄端不得名朝服裨冕朝天子也公

衮侯伯鷩子男毳也

孔疏案觀禮侯氏裨冕鄭注裨之爲言裨也天子六服大裘爲

上其餘爲裨是以總云裨冕

皮弁下天子也

孔疏以天子用玄冕諸侯用皮弁故云下

天子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

孔疏以下文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故

也知此路寢門外朝

天子諸侯皆三朝

孔疏太僕掌燕朝之服位注燕朝朝於路寢之

庭是一也司士正朝儀之位注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是二也朝士掌外朝之法注外朝在庫門之外
皋門之內是三也諸侯三朝已見於文王世子疏
劉氏彝曰天子聽朔於

明堂而頒其正朔於天下諸侯受而藏諸大廟每月之吉則以餼羊告朔祭於大廟因而聽其月朔之政則服皮弁焉

存疑鄭氏康成曰端亦當爲冕

孔疏玄端賤於皮弁下文皮弁聽朔於大

廟不應玄端以祭先君故知亦當爲玄冕

孔氏穎達曰行此禮天子於

明堂諸侯於大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

尊彝云朝享是也聽朔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

是也

案朝享月祭與告朔無干

戴氏侗曰裨冕冕服之次諸侯

朝天子則降而服其次如公當袞則服鷩侯伯當鷩

則服毳馬氏晞孟曰周諸侯之衣服禮儀皆以命

數爲節而諸侯相見亦用朝王之圭藉豈祭不以朝

王之裨冕特降之以從玄冕乎殆不然矣公西華曰

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則端玄端也孔子冠章甫

之冠而公西華亦以端章甫爲禮記者所以有玄端

以祭之說歟

存異鄭氏康成曰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與天子同

孔疏案明堂位君卷冕立於阼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祭魯公以下則亦立冕方

氏慤曰內朝亦曰燕朝以其別於外朝故曰內以其別於治朝故曰燕視止於內朝者常朝也故以日言

之

案燕朝爲路門內之朝此記指路門外之朝疏說甚明方氏之說非也

辨正陳氏祥道曰記曰齊之立也以陰幽思也故祭之冕服皆立齊之端衣亦立儀禮大夫祭以朝服士

祭以玄端冠禮冠者服玄端雜記公襲朝服一玄端
一褖禮自堂受玄端則朝服玄端異矣玄端皆玄裳
或黃裳雜裳可也未聞以素裳也鄭注云朝服冠玄
端素裳此說無據

案士冠禮朝服素韠特牲玄端爵韠是異以韠不以裳

案天子之服必十二章以則天數上公則止九章鄭
據左傳三辰旗旂句謂登日月星於旂則服去三章
而止九將畫黼於宸畫雉於門而山節藻梲服并去
此四章而五乎上公九命九章自袞冕而下侯伯七

命七章自驚冕而下子男五命五章自毳冕而下大國之孤四命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不過三命自玄冕而下士一命無冕自皮弁而下此皆在外者也其在內則三公八命猶驚冕故曰三公一命衮卿六命猶毳冕大夫四命猶希冕上士三命乃玄冕在內屈也其出封則皆加一命在外伸也未出封加衮以前則在內公卿之冕服自應比在外諸侯降一等既出封以後則冕服繫王命所加入朝時自應如周禮大行

人九儀之命上公九章而服袞侯伯七章而服鷩子男五章而服毳夫亦何嫌而必降服其次如戴所云乎出封加命之諸侯若以入朝而必降其服將何以別於在內公卿未之加命者乎且裨有埤陪之義又卑也副也凡冕以一上者爲正其餘卑者爲裨天子裘冕十二旒爲主爲正袞冕而下爲副爲陪諸侯冕服通稱裨冕王朝卿大夫士亦如之故曾子問云大祝裨冕又云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覲禮云侯氏裨

冕侯氏以入朝而見屈於王豈大宰大宗大祝亦必
降服其次乎其總稱裨冕者以服衮服驚服毳之諸
侯同時入覲服章非一故以裨冕括之亦猶五玉總
稱爲瑞云爾况弁師天子十有二玉朱子謂天子雖
與諸侯同冕而旒皆十二玉則與上公衮冕九旒九
玉自有分辨鄭孔之說何疑焉至魯君用天子車服
乃僖公所僭與魯公何與鄭孔附會則非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

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辨如字徐扶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辨色始入羣臣也入應門也辨

猶正也別也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

孔疏據君故服玄端若卿

大夫釋服

陳氏祥道曰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臣

服深衣

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朝以先爲勤以後爲逸退以先爲逸以後爲勤今朝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怠荒劉氏彝曰大夫有政不敢自達

者必入路寢之朝以請於君也故大夫未退則君不敢適小寢古之君臣同心同德以憂國事而君不敢恃其尊大以自暇逸三代之臣所以忠厚勤瘁於後世盖有所自焉 陳氏澠曰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

案視朝於路寢門外立而行禮而已禮畢君入路寢門聽政大夫就寢門外左右六府各治其事周禮大僕所謂掌君命之出入諸臣之復逆全在於此臣有

所奏告大僕引而入君有所命使大僕傳而出獻可
替否反覆商確恒歷數時故臣曰夙夜在公必大夫
皆退而後君適小寢釋服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應門之內則路門之外諸侯中門
爲應門外有皋門若魯則雉庫路入者入雉門也
案諸侯無皋門疏誤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
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

稷食音嗣
庖步交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

豕魚腊

孔疏約特牲禮故知豕魚腊也

祭牢肉異於始殺也

孔疏早起初殺

之時將食先祭肺以周人重肺至夕將食之時切牢肉爲小段而祭之故云異於始殺

天子言

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餽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

孔疏

天子言日中諸侯亦當有日中諸侯言夕則天子亦有夕天子言餽則諸侯亦餽諸侯言祭牢肉則天子亦祭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

孔疏約少牢禮五俎但少牢祭神加羊與膚爲

五此人君所食無膚而有腸胃也

朔月四簋則日食稻粱各一簋而

已

孔疏以朔月四簋故知日食二簋以稻粱美物故知各一簋

稷食菜羹忌日貶

也

孔疏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無道被誅後王以爲忌日

夫人與君同庖不特

殺也

孔疏夫人與君同庖則后亦與王同庖可知

方氏慤曰牛羊豕爲

大牢羊豕爲少牢諸侯朔月少牢以見日所食特牲

三俎者或羊或豕而已

案特牲用豕此傳寫之誤

深衣燕居之服

由朝至夕則可以燕矣故夕深衣而燕食焉朔月少

牢固以降於天子亦以無故不殺羊故也俎薦牲肉

天產故用陽數之奇簋盛黍稷地產故用陰數之耦

五俎四簋則以朔月故倍常也君之常膳非不以稷

爲食特以稻粱爲上而稷爲之次耳非不以菜爲羹
特以雞犬爲馘而菜爲芼耳今乃食止以其次羹止
以其芼則以疾日當自貶故也夫人與君同庖與共
牢而食同義

通論孔氏穎達曰以此而推天子朔月大牢當六簋
黍稷稻粱麥苽各一簋若盛舉則八簋故小雅陳饋
八簋當加以稻粱此常食也若禮食則兼用簋數更
多公食大夫禮簋盛稻粱下大夫六簋上大夫八簋

周禮掌客上公簋十侯伯八子男六簋則俱十二
存疑方氏慤曰周官膳夫王燕食則奉膳贊祭王荆
公謂燕食有魚鳥之膳非祭朝食之餘禮餽餘不祭
以餘膳祭非敬也此言日中與夕則燕食爾而曰祭
牢肉者由周以前質略故也

存異陸氏佃曰深衣敘祭牢肉之上則夕亦以此食
矣夕燕居之時雖天子亦深衣易曰君子以嚮晦入
燕息若端朝事也

案周官膳夫贊祭注言奉朝之餘膳所祭者牢肉則
與此正同蓋朝所祭者肺此所祭者牢肉就金牲言
則以此爲朝食之餘非前所食者之餘也王安石以
餽餘不祭疑此所祭者是魚鳥非牢肉誤矣又上文
玄端敍卒食之下是可知天子雖卒食猶朝服卒食
後乃玄端也而陸氏佃顧謂天子亦夕深衣何耶且
下朝玄端夕深衣據大夫士而言正以不敢上同於
天子昭其辨也豈以相備哉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

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遠於萬反踐依注作翦子淺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故謂祭祀之屬

孔疏若賓客饗飯亦在其中故云祭

祀之屬

踐當爲翦聲之誤也翦猶殺也

孔氏穎達曰

弗身踐此謂尋常若祭祀之事則身自爲之故楚語

云禘郊之事天子自射其牲又剗羊擊豕是也方

氏慤曰庖宰殺之所廚烹飪之所應氏鏞曰無故

不殺仁也君大夫士必有辨禮也有故而殺禮也遠

之而弗身踐仁也君子遠庖廚盖古有是語孟子亦引之

存異孔氏穎達曰此君惟據諸侯以天子日食大牢無故得殺牛也無故不殺羊亦諸侯大夫也若天子大夫有故得殺牛陸氏佃曰踐如字血氣之類盖若螻蟻

案孔謂天子日殺一牛顯與本文日少牢朔月大牢背陸謂螻蟻不可踏則婦人之仁矣

至於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闕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衣於既反搢徐

音箭又

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不舉者爲旱變也君衣布以下皆爲凶年變也衣布者謂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

之冠是也

孔疏爲國之破亂與凶年同故引之

搢本去珽荼佩士笏也

士以竹爲笏飾本以象闕梁不租此周禮也殷則闕

但譏而不征

孔疏雖非凶年亦不課稅

列之言遮列也雖不賦猶

爲之禁不得非時取也

孔疏恐有傷損於物不賦斂也

造謂作賦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諸侯及卿大夫遭凶年之禮闕

謂闕門梁謂津梁租謂課租以其凶年故不課稅

馬氏晞孟曰古人謂辰角見而雨畢則至於八月不雨者終無雨而萬寶莫期乎成矣此君所以不舉喪服以布士笏以本衣布所以致憂措本所以自貶不租不賦所以寬民財司闕凶札則無關門之征是也土功不興所以寬民力司徒荒政弛役是也闕以通

陸梁以通川大夫不得造車而繼之以馬者造車而馬從之也 朱氏申曰關梁人之所運其利微故其稅曰租山澤地之所產其利博故曰賦 輔氏廣曰土功謂築城壘浚河湟大夫不造車馬則君不得爲宮室可知

通論馬氏晞孟曰周官司書言賦而終之以凡稅斂掌交言九稅而餘官言九賦司徒言征而繼之以賦載師言賦而繼之以稅則稅者以地取之也征者以

正取之也斂則收而聚之賦則取而布之租則取之不可以悉稅者取之以道征者取之以義斂者取之事賦者取之法租者取之戒其言不同相備故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至於八月建子之月盡建未之月

也

孔疏文公十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傳云不曰旱不成災也

春秋之義周之

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雩而得雨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 劉氏彝曰洪範庶徵三代之明訓也君人

者知其由已之致也反躬自訟不御正寢不進常膳
食不舉樂春秋所以書正月至於七月不雨或書大
旱或書大雩或書又雩皆因其違禮違天之實跡書
以見其咎徵也三傳弗達聖人之意乃曰不爲災故
不書旱豈有不雨者七月而不爲災者此曰至於八
月不雨君不舉後儒惑於三傳不然則誤且繆矣
孔氏穎達曰土功不興謂人食不得滿二鬴之歲若
人食三鬴則猶興土功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

用二日無年用一日廩人云人食四鬴上三鬴中二

鬴下是無年猶有一日之役也

案年不順成亦大槩謂凶歲耳不興土功

謂不造城郭宮室若無年猶有一日之役則凡小力役亦是不必土功也

案周八月夏六月孟子所謂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者言至此月不雨尚未至年不順成也而君已爲之不舉見其敬天勤民之至若據春秋至七月不雨不爲災至八月乃爲災而君不舉之說猶未協經義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正義鄭氏康成曰定龜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定墨

視兆坼也定體視兆所得也周公曰體王其無害

孔疏

此尚書

金縢文

孔氏穎達曰龜人云天龜曰靈屬地龜曰

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

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色謂天龜玄地龜

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也體則俯者靈仰者繹前弇

果後弇獵左倪雷右倪若定者定其所當用謂卜祭

天用靈祭地用射射則繹也春用果秋用雷之屬占

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圻兆豐也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吉兆若龜從墨而大圻稱爲兆廣從墨裂其傍岐細出稱爲兆豐君定體者謂五行之兆象既得兆體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小也 朱

子曰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水兆曲或曰火兆直木兆從左邪上

案此即五行之

兆象

以大小長短明暗爲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爲

吉又有旋者吉大橫吉

案君定體即以此定其吉凶

通論方氏慤曰周官言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其序與此不同者彼以尊卑之序言此以先後之序言故也

存疑吳氏澄曰墨謂既坼之後以墨塗之坼大者食墨粲然可見坼微者墨不能入故但占其坼而已

案古卜法今不傳如孔疏則史先就龜腹板爲圖如書言我卜瀼水東澗水西又卜瀼水東惟洛食是必

圖澶澗洛水地勢之形而龜之圻如墨所指則吉也
如吳氏說乃既圻後加以墨全非史所能定矣疑疏
說猶爲近之

君羔辟虎犢大夫齊車鹿辟豹犢朝車士齊車鹿辟豹

犢

孔云君下或有齊字辟音覓詩作幘周禮作幘徐苦荻反犢依注音直齊音齊上鹿字或作豹

正義鄭氏康成曰辟覆苓也

孔疏苓卽式也詩大雅鞞鞞淺幘毛傳云幘覆

式幘卽辟也又周禮巾車作褱但古字耳三者同也知辟是覆苓者少儀云負良綏申之面拖諸辟是也

犢讀皆如直謂緣也此君齊車之飾

孔疏以大夫及士皆云齊車故

知此君齊車之飾

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

孔疏據此則君之朝車與齊車異飾

也但無文以言之

孔氏穎達曰此論君及大夫士等齊車

朝車所飾之物尊卑不同皇氏云君謂天子諸侯詩淺幟以虎皮爲幟此或緣以虎皮即謂之淺幟歟

陳氏祥道曰軾之制有衡以橫乎上有犗以直乎下
辟若席然施諸軾上其禮有等其用有辨虎以其威
猛而有義也羔以其不黨跪乳而有禮也鹿以其善
接其類而有仁也豹之於虎其爲威小矣齊於朝其

爲禮異矣故諸侯覲王虎淺帟齊則羔帟虎飾而已
士之齊車鹿帟豹飾則朝車之帟與飾不以鹿豹而
大夫齊車朝車皆鹿帟豹飾者屈於君故也 方氏

慤曰周官巾車金路封同姓象路封異姓齊右謂金
路爲齊車則王固以金路齊也王如此則同姓從可
知言同姓以金路則異姓以象路可知由此推之大
夫之車則墨車是也士之車則棧車是也 吳氏澄
曰朝車者大夫之朝車也蒙上文大夫之齊車用鹿

皮爲辟豹皮爲飾而其朝車及士之齊車亦皆鹿皮
豹植也言朝車者恐人疑其朝車之與齊車異飾也
言士齊車者恐人疑士之齊車與大夫異飾也故重
出鹿辟豹植四字而不殺其文云 徐氏師曾曰鹿
善羣豹文炳取其協恭而有文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車式以苓爲之有豎者有橫者故
考工記注云鞬式之植者衡者也 又曰皇氏云詩
淺幘與玄衮赤舄同文知亦齊車此用羔辟是異代

禮

案韓侯來朝而賜之必命車也此以爲齊車又謂爲異代之禮不知何據

方氏慤曰

承君之下不言朝車則知君之羔辟虎犢以齊而不以朝也宣王賜韓侯鞞鞞淺幘者謂虎皮淺毛亦虎犢矣蓋天子之所錫不必諸侯之以朝故也 馬氏晞孟曰周禮以金路祭祀會同賓客謂之齊車而其辟無所經見荀子曰絲末彌龍所以養威此天子之辟也然則羔辟虎犢殆諸侯之禮歟

案天子之輅有五等安見輅別而辟與犢盡同歟據

周禮喪車且有五等木車犬禭疏飾素車犬禭素飾藻車鹿淺禭革飾駟車然禭髮飾漆車豕禭雀飾安見祭車朝車反無辨而同禭同飾歟則周禮巾車一職大有闕文而此一節言齊車朝車亦多闕誤蓋朝必降齊一等而士必降大夫一等無緣大夫之齊大夫之朝士之齊俱鹿辟豹犢別數之而仍重言之也芮城定本作大夫齊車豹辟豹犢其朝車與士齊車鹿禭豹犢芮氏博極羣書或有據又案孔以苓即

式是已又言以苓爲之何也苓是何物可以之爲式乎且言式有直者有橫者蓋不可解式車前橫木其直者謂之轡式無直者也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首手又反迅音峻又音信衣於既反下衣布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當戶鄉明也東首首生氣也衣服冠而坐敬天之怒

通論方氏慤曰孔子將病猶當戶而坐君視之猶東

首加朝服迅雷風烈必變蓋禮然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光矣一節明卿大夫以下所居處及盥浴并將朝君之儀

日五盥沐稷而醑梁櫛用櫛櫛髮晞用象櫛進襪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衿履蒯席連用湯履

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

盥音館醑音悔櫛則乙反櫛章善反襪其既反絺乃疑反

綌去逆反衿音零蒯苦怪反連力旦反方讀如字屨九具反本又作履

正義鄭氏康成曰晞乾也沐醑必進襪作樂盈氣也

孔疏以新沐氣
虛補益其氣

更言進羞明爲羞籩豆之實

孔疏知非庶羞

者庶羞爲食而設今進饌則爲飲設故知是羞籩羞豆

締綌刷去垢也杆浴器

也蒯席澀便於洗足也

孔疏浴竟出盆踐蒯席上亦刮去垢也

連猶同

也

案同謂此洗足與浴同用湯也疏又以連爲釋謂同用湯則垢釋耳

進飲亦盈氣也

孔氏穎達曰盥洗手也沐沐髮也醕洗面也取稷

梁之湯汁洗面沐髮並須滑故也此大夫禮人君醕

沐皆梁也禪白理木櫛梳也沐髮爲除垢膩故用白

理澀木以爲梳沐已燥則髮澀故用象牙滑櫛以通

之襪謂酒也沐而飲酒曰襪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連猶釋也釋去足垢而用湯闌也方氏慤曰上貴而下賤絺精而綌粗上絺下綌則用之各以其稱也杆以木爲之蒯茅類蒯澀而蒲軟用湯謂用以洗足浴既用湯又用湯以洗足故曰連連之爲言續也進飲而不進羞工亦不升歌殺於沐也輔氏廣曰衣布如今之浴衫晞身乃屢屢服之末進屨則衣服皆舉矣故進飲焉

通論馬氏晞孟曰內則子之於親聘禮館人之於賓
皆三日具沐五日具浴蓋禮以情制德以禮作君子
知彈冠振衣於其外則必浴德澡心於其內也

總論應氏鏞曰沐先稷而後梁櫛先櫛而後象浴巾
下綌而上絺席先薙而後蒲蓋垢汙之難去不可不
加刮摩滌蕩之力故先用其粗者及整治之後則用
潤養之功而已

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

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齊側

皆反煇

音暉

正義鄭氏康成曰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對所以對

君者

如復命覆奏

命謂所受君命書之於笏爲失忘也玉

聲玉珮也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孔

氏穎達曰史謂大夫亦有史官也熊氏云下大夫不

得有象笏又解云有地大夫故用象既服者著朝服

已竟私習儀容又聽已佩鳴玉聲與行步相中適也

習儀竟行步至己之私朝揖其屬臣揖竟出登所乘

之車而適君朝矣

案有地大夫用象以後言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推之

方氏慤曰齊戒故居外寢沐浴以前期爲之故曰宿古之人將有所思也必先齊將有所爲也必先戒

陳氏澔曰輝與光皆言德容發越之盛光則又盛於輝矣

通論馬氏晞孟曰孔子於哀公三日齊而後請伐齊諸侯於王畿泰山具朝宿之邑皆以湯沐名之則人

臣見君之禮可見矣

餘論朱子曰漢初有秉笏奏事又曰執簿亦笏之類只是爲備遺忘故手執眼觀口誦於君前有所指畫不敢用手故以笏指畫今世遂用以爲常執之物存異吳氏澄曰輝如謂昧爽之際晨光猶熹微也有光謂質明之時晨光已顯著也

案容觀必中禮玉聲必中樂君子事君誠敬積於中儀容發於外輝如有光易所謂有孚暉吉詩所謂儀

一心結也如吳說則登車已有光至公門大明矣非辨色始入 又案此章記朝君之禮凡事君者皆當如是不必專謂爲諸侯朝天子也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茶依注音舒
詘出勿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茶讀爲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諸侯惟天子詘焉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已

君又殺其下而圜 孔氏穎達曰方正於天下示已

之端平正直而布於天下也荼後直下角方正大夫
士又杼其下廣二寸 陳氏祥道曰天子於天下體

無所屈故體必方正諸侯於天子則謹度以臣之於
臣民則制節以君之故荼前詘後直大夫於其君則
爲臣於天子則爲陪臣故笏前詘後詘 方氏慤曰
玉之廷者爲珽左傳袞冕黻珽珽故直直故方方故
正方正者以其直而無所詘於天下也故天子搢之

且其動也直天道也其動也詘地道也天子體天道故無所詘諸侯進則勢詘於天子故前詘退則道伸於國人故後直搢謂搢之於紳也搢之於紳則服之也服之欲其識而勿忘故也言天子如此則餘可知

矣

案紳帶之垂者帶可搢笏紳不可搢紳當作帶

存疑鄭氏康成曰此亦笏也謂之珽

孔疏以下文笏天子以球玉故

知此珽亦笏也

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

孔疏玉人注云大圭

或謂之珽

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

孔疏齊人謂椎

頭爲終葵

是謂無所詘後則恒直相玉書曰琕玉六寸明

自炤

孔疏引証琕是玉明自炤者內含明也

陸氏佃曰琕非大圭大

圭長三尺琕長六寸

周氏譜曰笏二尺六寸考工記大圭三尺兼上終葵首言之琕

六寸單指終葵首

陳氏祥道曰天子之朝日執鎮圭搢大

圭則所執者贄也所搢者笏也諸侯之朝大夫之聘

盖亦如此則諸侯執命圭者必搢荼大夫執聘圭者

必搢笏及其合瑞而受圭則執其所搢而已此所謂

見於天子無說笏天子之笏曰琕諸侯曰荼大夫以

下曰笏者尊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故車天子諸侯
曰路大夫以下曰車寢天子諸侯曰宮大夫以下曰
寢

辨正朱子曰周禮典瑞大圭不執只是搢於腰間却
執鎮圭用藻藉以朝日而今郊廟天子皆執大圭大
圭長三尺且重執之甚難古者本非執大圭也

案珽笏大圭三者鄭氏以爲一爲鄭氏之說者曰珽
玉六寸據上不殺者椎頭也然以笏計之笏度二尺

六寸加椎頭六寸是大圭應長三尺二寸而玉人典瑞俱云大圭三尺者何也是大圭非珽明矣第珽與大圭固二而陳氏以珽即笏恐猶未然本文明言天子之珽方正無所詘諸侯之荼前詘後直大夫前後詘笏則明言中博三寸前後皆二寸則以爲大夫之前後詘可也與天子之方正諸侯之後直能附合乎且笏惟天子以球玉諸侯則以象大夫則以竹安得盡以玉爲之而但辨其直殺耶則珽與笏亦不得混

爲一也荀卿云天子御琕諸侯御荼大夫服笏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又似琕荼之用同於笏者或天子有琕有玉笏接諸侯則搢琕示方正朝日則執玉笏示有所讓諸侯有荼有象笏朝王及臨羣臣則搢玉荼示上誦下直居恒則所搢但象笏歟本文於大夫不舉名蓋大夫惟有一笏原無異制異用觀荀子於大夫言服笏服者其常於天子言御琕諸侯言御荼則必有所御乃用之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
爲躡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爲於僞
反躡力

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引卻也退謂傍側也辟君之親黨
也登席不由前升必由下也徒坐不盡席尺示無所
求於前不忘謙也食則齊者爲汙席也 孔氏穎達
曰臣侍君坐若側傍有別席則退受側席不退謂傍
無別席可退或雖有別席君不命之使退命令與君

之親黨同席則卑謙卻引而離君之親黨坐君親黨之下也庾云失節而踐爲躡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躡席也徒空也空坐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也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讀書食則坐近前與席畔齊豆去席尺者解席所以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豆方氏慤曰侍坐則必退席者不敢與尊者並故也雖不退席猶須引身而去君之黨以避之於其黨如此則於君可知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讀書則齊者讀書聲當聞尊者
孔氏穎達曰案鄉飲酒禮賓席於戶西以西頭爲下
主人席於阼階介席於西階皆北頭爲下賓升席自
西方注云升由下也又鄉飲酒記云主人介凡升席
自北方降自南方注云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主人
受獻自席前適阼階是降自北方者以受獻正禮須
席末啐酒也若賓則升降皆由下也

案上二句言侍君之席下因及師弟賓主之席蓋講

說與食則惟師南面專席弟子東西面同席賓主則無南面之席惟有東西相向之席講說則書策在席前食則豆在席前故升席皆當由後而升乃不相背若由前而升則陵躐而失其節所以不由前爲此故也徒坐不盡席尺以示謙也讀書食則與席齊以豆去席尺書亦猶是也

存異陳氏澔曰登席不由前爲躐席八字當作一句而爲字平聲蓋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固

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由前
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躡席也 王氏曰食
則豆去席尺讀則與豆齊亦去席尺是謂齊豆去席
尺

案登席不由前疏引鄉飲酒禮於義不符陳氏必以
八字爲一句其說尤繆曲禮云毋踏席摳衣趨隅不
趨隅尚不可而獨可由前乎盖升席有從下者有從
後者必無從上從前者讀書食則齊依疏爲句豆去

席尺舉食席以例書席省文也石梁王氏說更支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

飯扶晚反

辯音偏

正義鄭氏康成曰侍食則不祭雖見客猶不敢備禮也君將食臣先嘗羞忠孝也俟君食而後食若有嘗羞者膳宰存也飯飲利將食也孔氏穎達曰此論人君賜食之禮祭祭先也禮敵者共食則先祭降等

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飯食也君未食而臣先食徧嘗羞膳示行臣禮爲先嘗食之義也禮食未飧必先啜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澀噎君既未飧故臣亦不敢飧而先嘗羞嘗羞畢啜飲以俟君飧臣乃敢飧也若有嘗羞者臣侍食非君所客故不得祭亦不得嘗羞君自有膳宰嘗羞也既不祭不嘗則俟君食後已乃食也飯飲者飲

之也雖不嘗羞亦先飲以俟君也 徐氏師曾曰飲而俟飯非飲而俟飧知然者以在品嚐之前也 通論方氏慤曰於飯曰先於羞曰嘗互言之耳 陸氏佃曰侍食雖衆其嘗食常卑者一人先

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嚐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覆芳復反飧通作飧從夕者夕食也

從水者水澆飯也皆音孫從才用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羞近者辟貪味也順近食者從近

始也

孔疏意欲嘗遠且從近始辟貪味也

覆手以循呬已食也

孔疏食飽必覆

手以循口邊恐有穀粒汙著之也

飧勸食也

孔疏飧謂用飲澆飯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

飧以勸助令飽實使不虛也

君既食又飯飧不敢先君飽也三飯

臣勸君食如是可也

孔疏三飯三度飧也

執飯與醬授從者食

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

孔氏穎達曰君命之羞猶

是君所不客者也雖君已食已乃後食而猶未敢食羞故又須君命雖得君命猶先食近其前者一種而

止品徧也君又命徧嘗而已乃徧嘗之後則隨已所欲不復次第也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客與不客悉皆如此故云凡也君未覆手不敢飡侍食者悉然也君饌已徹則臣乃徹已饌以授從者飯醬是食之主已之所得故自執之以授從者此謂不客者若君與已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敢授已之從者也 余氏心純曰飡不敢先君飽饌不敢先君徹皆視君節以執臣禮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君與己禮食不敢授從者故公食
大夫禮賓北面坐取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於階西
注云不以出者非所當得是也若非君臣但降等者
則徹以授主人相者故曲禮云客若降等徹飯齊以
授相者若賓主敵則徹於西序端公食大夫禮親徹
是也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己俵

卑

侑音又俵
虛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盡食不飽謙也水漿非盛饌也

已猶大也祭之爲大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

孔疏公食

大夫禮宰夫執觶漿以進賓受坐祭遂飲

孔氏穎達曰此因上侍君之

食因明凡人相敵爲食之禮侑食不盡食明勸食尊者之法食於人不飽通包食於尊者及禮敵之人皆謙退不敢自足也食於禮敵之人所設水漿不以祭先倮厭也若祭水漿爲大厭降卑微也方氏慤曰食於人不飽與共食不飽同義

通論輔氏廣曰孔子說食於人不飽禮也孔子食於少施氏未嘗不飽飽少施氏之德也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洒先典反又西禮反言魚斤反油音

由本亦作由鄭於斯字句禮一字句王肅本無已字及下油字於言字句言斯禮句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敢先君盡爵洒如肅敬貌洒或

爲察言言和敬貌斯猶耳也油油說敬貌以退禮飲
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 孔氏穎達曰此論臣於
君前受賜爵之禮在君前先飲者示賤者先即事後
授虛爵者示不敢先君盡爵洒如者謂顏色肅敬如
似洒然既受二爵顏色稍和故言言皇氏讀言爲閭
義亦通也油油者言侍君小燕惟止三爵顏色油油
說敬故春秋左氏傳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坐
跪也初跪脫屨堂下爲敬故退而跪取屨起而逡巡

隱辟而著之納猶著也若坐左膝則著右足之屨若坐右膝則著左足之屨輔氏廣曰言君若賜之爵則非禮食可知越席再拜稽首受者受於尊所也反登席而祭之方氏慤曰隱則不顯辟則不正隱辟而後屨與就屨跪而屏之於其側同義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凡以順手足之便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此謂朝夕侍者始得爵也若其大禮則君先飲而臣後飲故曲禮云長者舉未醕少者

不敢飲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是也此經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興受爵降下奠爵再拜稽首則先受而後再拜燕禮據大飲法此據朝夕侍君而得賜爵燕禮非惟三爵而已 馬氏晞孟曰考工記一升曰爵三升曰觚自觚至散其量有差而此特言爵者蓋爵者觚觶角散之總名故也君之賜爵所以致恩臣之受爵貴於至敬此所以三爵而油油以退也若夫湛露之燕諸侯至於不醉無歸燕禮之燕臣至於無算爵

此又禮之大者與此異也士相見禮言君賜之爵退則隱辟而後屨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而其出至於三辭此不言者記其畧也 朱子曰詳畧不同皆

宜參考 應氏鏞曰古之君臣以情相與於其閒燕命之侍坐賜食賜爵非朝聘宴饗之正疑若不必過嚴其分然亦未嘗忘恭敬之心廉恥之節焉其有不同者食則命之祭然後祭爵則越席而飲者不敢留君惠也飲至於三而亟退者酒易及亂而遂其驩則

無已也飯至於三而猶勸者食以養人而相愛之意
爲無窮也詩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古聘射之禮賓
主百拜而酒三行則爵不過三古之定禮也若夫傳
有四飯之文禮有勸飡之義其亦不厭於詳矣
存異王氏肅曰二爵而言飲二爵可以語也言斯禮
語必以禮也

案鄭王二說義皆可通但王說言字頗鑿

凡尊必上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

於士側專用禁

上陳澍本作尚於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玄酒不忘古也面猶鄉也燕禮曰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在尊南南上饗野人皆酒飲賤者不備禮也

於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於是以言於

孔疏案鄉飲酒禮設兩壺於房

戶間有斯禁彼是大夫禮此云大夫用於故知於斯禁也案特牲禮注云於今木舉上有四周下無足今斯禁亦無足故云有似於於

孔氏穎達曰人君燕臣子專其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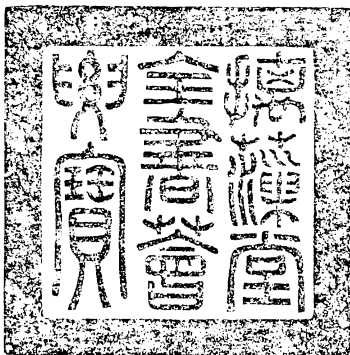
惠故尊鼻鄉君若兩君相見則尊鼻於兩楹間在賓

主之間夾之不得面鄉尊也饗野人謂蜡祭時也野人賤不得本古又無德又可飽食故惟酒而無水也側謂旁側在賓主兩楹間傍側夾之若一尊亦曰側尊故士冠禮云側尊一甔醴在服北注云無偶曰側與此側別方氏慤曰設玄酒之尊必在衆尊之上禮運言玄酒在室是矣君面尊者專惠之道也臣側尊者辟君之嫌也陸氏佃曰禁即於也變於言禁於之辭仁禁無所不禁

通論馬氏晞孟曰周官行人王禮諸侯饗而有裸孤
卿無裸則以酒禮之而已觀此則君子之於野人又
可知也然禮之不用玄酒非特此也士冠禮醴子昏
禮醴婦聘禮醴賓皆無玄酒禮質故也特牲少牢酌
一尊無玄酒禮殺故也昏禮尊於房戶之間無玄酒
外畧於內故也士喪既夕士虞皆有酒醴無玄酒凶
變於吉故也然則玄酒雖薄而其禮重醴酒雖厚而
其禮輕記所謂近於人情非其至者於此見矣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舉人臣王旭暢